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 摸著石頭、如履薄冰的旅程

藍佩嘉*



我在 2006 年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專書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ity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2008 年改寫為《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雇主》)，有幸得到一些國內外的肯定，這也讓我如履薄冰，接下來的研究，我要往哪裡去？

我先做了一些小型的研究，包括到上海做農民工二代的調查，但只能在暑假期間進行短期調查，難以建立田野關係，尤其在一個社會信任相對薄弱的社會。我決定還是回到臺灣深耕研究，當時讀到 Annette Lareau 在美國出版、廣受好評的《不平等的童年》一書，單純是好奇相關現象在臺灣有何不同，於是啟動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了這系列研究的開端。坦白說，當時我真的沒時間深思熟慮，只是從事多年遷移研究後想換換口味，殊不知家庭、階級的文獻汗牛充棟，研究過程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

研究的出發點也來自於周遭的觀察。與我同輩人是「發展紅利」的世代，在臺灣「拼經濟」的過程中，普遍有機會成就代間的向上流動。如今我輩晉身中壯年父母，「拼教養」變成人生重點，我們渴望擺脫體罰與聯考的陰影，成為與上一代大不相同的父母，同時，我們也希望下一代在全球化的時代裡，有能力與機會探索更廣闊的世界。儘管子女的人數大為減少、物質能力普遍提高，教養似乎變成一件日益艱鉅的任務。即便專家意見與文化資源比過去豐富許多，可以花大錢上親職課程，也容易取得免費的網路資訊，為何做父母這件事讓人益發焦慮，不時懷疑自己是否做太少、做太多、做不好、做不對？

一開始研究範圍只限於臺灣，我與助理先進行學校課堂與家長參與的觀察，然後邀請訪談該校家長，最後擇定少數個案進行家庭生活觀察。最初只有大臺北地區的兩所公立國小，一所位於臺北市蛋黃區，家長多為專業中產階級；另一所位於新北市某舊社區，家長多為勞工階級。之後，我深感到中產階級教養內部充滿異質，也覺得有必要探討勞工階級的城鄉差異，因此拓展到兩所宜蘭縣的學校，包括一間漁村裡的小型學校，以及一間有許多中產階級「島內移民」的另類實驗學校。

社會學文獻長期關切親職教養如何成為階級不平等之體現、運作與再製的重要場域。我以家庭生活作為經驗透鏡，映現臺灣在全球化脈絡中面對的機會、風險與挑戰。對資本豐沛的家庭來說，全球化浪潮便於他們進行更多樣的教育投資與地理移動，但對於資本不足的人們來說，全球化可能捲走他們的經濟安全，或是促使他們為了工作或婚姻遠離家鄉。我的研究問題是：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如何認知家庭當下與未來可能面對的機會、風險與不安全，從而影響其養兒育女的方式？

我在 2011-2012 年間到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本來預計用這一年分析資料、進行寫作。後來想既然來了美國，不如訪問一些臺灣移民，做個側面比較吧？後來雪球越滾越大，竟成了半本書。臺灣人總想像美國是兒童的天堂、將移民想像成玫瑰色的美國夢。其實就算是所得高、房子大的中產階級移民，也有他們的焦慮與徬徨。有些（尤其是父親）遭遇亞裔在職場升遷不易的 bamboo ceiling，懊惱著當年是否應該回臺灣創業，只能期待下一代能無縫融入。他們也擔心下一代的未來，這些美國出生的亞洲面孔會被看成 model minority or forever foreigner？申請大學時是否會面臨傳說中的 Asian quota 歧視？

面對當時受到金融海嘯重創的美國經濟，崛起的中國市場或許反而成為下一代返向遷移的目的地？

我也到中國城參加為勞工階級父母舉辦的親職教育工作坊，跟他們一起學做起司通心麵，以及學用「美國人的方式」養孩子。這些移民在中國餐廳打工、當保姆、剪頭髮。他們面對的困境則相當不同。因為不諳英文，他們必須仰賴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擔任翻譯；在美國不能體罰孩子，他們感到束手無策，有些甚至把孩子送回母國遂行「跨國管教」。

透過臺灣與美國的多地點比較，我試圖解構對華人文化「虎媽」式教養的本質性看法，深入剖析不同地理位置與階級地位的家庭如何因應全球化與移民生活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連結在地制度與跨國資源來進行文化協商，我用「全球保安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gy) 的概念來描述這些階級化與族群化的教養策略，弔詭的是，這些保安策略經常反而強化了父母的焦慮與不安。

收集兩地資料大概花了四年時間，分析資料與寫作修改又拖了四年多，才終於在 2018 年由史丹佛大學出版專書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照理說，我應該比年輕的自己有更多的經驗、資源與聲譽，為何第二本英文書的誕生反而相對漫長與困難？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專書書封

最大的阻力在於時間。我回國工作已近二十年，深深感到對臺灣人文社科學者來說，研究困境不在於經費的不足，而是時間的貧窮。我們的薪水可能是同級國外教授的一半，但學期長度卻比國外大學多了兩到三個月（學生也疲倦、難以深碗學習），剩下的時間還要應付繁瑣的報帳、行政、審查、論文口試等。各部會因為配合預算時程總是匆忙徵求計畫，沒有給大家足夠的思考時間，以致於多數研究計畫只能炒短線、難以累積。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啟新的研究領域與議題更是莫大挑戰。

寫作過程中的另一敵人在於研究者的心魔。寫博士論文時心情最單純，就是寫完才能畢業這樣，改寫為第一本書時難得多，不確定書該長成怎樣。寫作第二本書更難，擔心別人眼中的評價，心中焦慮裊裊。夜半埋首資料之際，不免雜音四起：世界上已經有那麼多本書，算了不缺我這本？反正都已經升等了，不如不要這麼辛苦了？

書出版後，有回跟一位處境類似的朋友聊天，他的第二本書已有多版稿子，但還是覺得不夠好、幾近難產。他問我怎麼克服寫作過程的瓶頸，我說：我想著有那麼多訪問者被我打擾，我總要寫出來才能給他們一些交代吧？當我信心薄弱時，我也安慰自己：第一本書時自己也覺得寫得不理想，但後來出版了迴響還不錯，所以我想這次應該也還 OK 吧。

我的旅程或可提供大家一些建議：首先，盡可能地讓你的研究計畫有連續性，知識與研究成果才有累積的可能。最好一次只執行一個計畫。除了中研院的全職研究者，本國學者的時間條件實難同時執行多項計畫，能夠專心職志，較能深耕成果。

其次，務必提早開始規劃研究計畫。美國大學多先提供半年到一年的 internal grant 讓老師有時間好好寫 proposal、執行前導研究，再出去申請研究經費。臺灣鮮有這樣的制度，大部分的科技部計畫都顯得急就章。建議盡可能地透過教學等方式回顧相關領域文獻，才能帶著充分準備進入資料收集的階段，不要像我這次跌跌撞撞。

最後，想辦法每天找出一點時間來寫（不過，其實我自己也做不太到）：寫不出這章，換寫別章；寫不出正文，先寫 memo；寫不好沒關係，之後再改、再刪就是。寫作好比健身，需要鍛鍊腦力肌肉、手感習慣，寫寫寫寫寫，別無他法。共同勉勵之。